



潮人档案

曾国恒：“75后”泉州人，泉州市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泉州申报世界遗产主翻译，泉州中创世界美食之都首席翻译。长期致力于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与翻译工作，以创新方式推动泉州文化走向世界，获评海丝路泉州推荐官、泉州文旅推荐官等荣誉。

潮人征集令

潮人，既是引领一种潮流的人，又是一种文化的缔造者。他们够个性，做自己。

世遗之城泉州，每天都发生着新鲜的变化。我们常常会与各式潮人不期而遇，他们或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或是在这里扎根的新泉州人，抑或是从这里走出去开辟新天地的泉州籍人士。不论传承、创新或颠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专注与坚持，并成为这座城市各具特色的注脚，赋予古城更充沛的活力与自信。

“潮人小传”专栏诚邀您分享潮人生活，演绎别样精彩。

征集热线：
0595-22500062
投稿邮箱：
qingyuan@qzwb.com

“译”心传薪

□曾国恒



作为专业翻译，作者一直用流利的泉州“代音”。



作者(右一)用流利的外语向外国友人介绍泉州。

我常常想，一座城市的记忆，该如何被世界“听见”？于我而言，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一个个跨越山海、连接古今的词语里。我生长于泉州，这座被时光浸润的古城，2017年初，一个特别的使命落在我肩头——为家乡申报世界遗产担任主翻译。彼时，我已有近二十载的非遗文化推广与翻译经验，但面对那些关于海港考古、宗教石刻、商贸制度的专业术语，仍觉得像是踏入一片浩瀚而陌生的领域。那段时间，我仿佛重新做回学生，开始了漫长的“补课”。

这份工作远不止于案头。我曾多次飞赴遥远的巴黎，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大厅，在那里，我不仅是翻译，更是一名讲述者与沟通者。我用语言为泉州“代言”，让那些沉默的石碑、古港、窑址，发出能被世界听懂的“声音”。

申请成功后，我开始思考如何让世界遗产真正“活”起来，能让泉州的千年故事被更生动、更广泛地传播出去。于是，我组建了一个特别的团队，它汇聚了一批有国际视野、热爱家乡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留学生，有外企职员，也有高校师生。这个团队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译”栈，也如同思想交流的码头，在这里，大家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单向的宣传资料翻译，而是尝试用当下最鲜活的方式，去创作、去表达。为此，我与这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拿起摄像机，穿梭在古城的街道巷陌。镜头里，不仅有庄严的庙宇和古老的遗址，也有巷口飘香的小吃、南音袅袅

的茶馆，更有在遗址边生活、劳作的寻常百姓。我们制作短小精悍的外语视频，让“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意境，通过一个个具体可感的生活场景，传递给屏幕另一端的世界。我们还与专业的媒体机构合作，将这种“主播模式”固化下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多语种内容产出平台。看着这些热爱泉州的主播们用流利的外语和真挚的情感向世界介绍泉州，我仿佛看见传播的种子正在破土抽枝生长。

个人的力量终究有边界，薪火相传则能燎原。如今我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并将它变成一个播种的苗圃，用来培养能用外语讲述遗产故事的人才。几年来，一批又一批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与他们一同研读历史，探讨翻译技巧，练习实地讲解。后来，他们中有人成为优秀的志愿讲解员，在节假日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服务；有的人将这个技能融入自己的工作，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

这些年，我多次站在国际舞台上，有时是同声传译，有时是文化活动的策划者与主持人，每一次，我都会携带自己与团队创作的、充满泉州生活气

息的影像资料，为外国友人们打开一扇读懂泉州、感知闽南文化魅力的窗口。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最高效的传播，往往是最具象、最贴近人性的。每当外国友人们通过这些视频，看到一个市民如何守护门前的古桥，一位老艺人如何传承指尖的木偶艺术，他们理解的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概念，而是一种可触摸、可共鸣的生活态度与情感。

现在，行走在泉州，我总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民间气象”。遗产点旁，有中学生志愿者在认真讲解；古厝里，有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保护巡查队；街头巷尾，主播们正在录制关于古早味小吃英语短片，古城中的文化遗产，早已褪去神秘与高冷，如空气般融入这座城市的日常呼吸之中，而我和许多像我一样的人，也是这庞大守护与传播网络中的“译”分子。我们做的也许只是点燃一盏灯，打开一扇窗，搭起一座桥，但正是这星星点点的光，一扇扇打开的窗，一座座连通的桥，让泉州这座千年古城的故事，可以跨越山海，飘向更多人的耳畔，落在更多人的心上。



生活有趣无趣，关键在你怎么对待它。只要自己愿意去挖掘，琐事之中总有乐事；用心经营好每一天，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成诗。



厝顶

□庄丽英

闽南人常说的“厝顶”，又名“厝秤”。它是一种缩小版的秤，杆子只有十多厘米长。如今在中药房里还能看见“厝顶”的身影，它是称药材必备的物件，由于各味中药在一个方子中只占几克，用这个工具才能准确称出所需的重量。不同于称地瓜、花生、稻谷等作物的磅秤，“厝顶”显得格外袖珍。过去本地常见的“厝顶”，杆上都镶嵌着三排“星点”，它们有个别名叫“戥星”。什么是“戥星”？听家里长辈说，这是形容好似把遥远夜空的星光固定在方寸的木杆上，意指“厝顶”能用来称量人间最精微的物。

我家以前也有一杆“厝顶”，它的一端挂着一个由三条丝线绑着的薄薄托盘。一头挂着一个用黄铜铸造的秤砣，看起来如同迷你版的古钟。这个秤砣会根据所称东西的轻重，在“厝顶”上来回移动，称的东西越重，秤砣越靠后，东西轻了，它就得住前移。家里大人以前煮汤配药材时，常会用这个“厝顶”来称重。只是后来老屋翻新，那杆“厝顶”遗落在杂物堆里，等家里人想起来找时，只寻到那枚黄铜秤砣，木杆与托盘早已不知所终。

不同于家里随意摆放“厝顶”，中药房通常会把这个物件收进一个狭长的木匣里，需要时再拿出来。过去家附近的巷口开着一间老药铺，每次帮大人去店里抓药，一进门总能看见药铺主人王伯在为病人抓药。柜台上几张黄褐色的宣纸一字排开，几格装着中药的木抽屉也被打开，王伯用三个指头捏起某味中药放在托盘上，又用手不停推动挂在“厝顶”上的秤砣来回移动。王伯的眼睛一向不看手，而是盯着杆上的“星点”。待托盘将砣坠未坠，挂着秤砣的丝线正好压在某一颗“星点”上，他的手才会停住，这时托盘里的药材正好是药方子上写的克数。称完药材，王伯将它们倒在宣纸上，又会继续称方子中的其他药材，他做事一向麻利，往往没过多久，配好的药包就能交到来抓药的人手中。

印象中，王伯每一次完成称药，都会拿软布细细擦去“厝顶”木杆上的药屑，还得把黄铜秤砣擦得锃亮，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呵护一件宝贝。

后来，王伯不在了，药铺变成发廊，电吹风取代了“厝顶”，空气里的药香也被香波气味覆盖。那杆“厝顶”呢？有的老街坊说被王伯的儿子收起来了，有人猜测它早被当成废品卖掉。那狭长的木匣，也已化作灶膛里一缕转瞬即逝的、无人看见的青烟。

如今，当我在超市里，看着电子秤猩红的数字毫无感情地跳动，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想来，少的是指尖捏着秤砣来回挪动的那份耐心，是眼睛盯着“戥星”慢慢校准的那份专注。没有了木杆上星光般的刻度，没有了托盘将砣坠未坠的微妙平衡，也没有了药香里，人与物、与分寸慢慢磨合的温情，电子秤的数字再精准，也量不出老“厝顶”那方寸之间藏着的、悠悠的时光味道。



一碗沙虫汤

□卢丽婉

周末，老家亲戚来城里办事，顺便给我家送来一袋沙虫。母亲打开袋子时，我凑近看，发现一条条黑黢黢的沙虫还在慢慢蠕动。见我皱起眉头，母亲笑着说：“别嫌弃，你不记得沙虫汤的味道很好吗？”

母亲的话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回老家小住的时光。那个小村庄靠海，村里人的餐桌上总少不了海鲜，其中最常见的是沙虫。那时母亲赶海回来，手里常拎着一篮子沙虫，我初见这种海鲜时，心里直发怵，看着沙虫滑溜溜的身子，还以为地里的蚯蚓。见我害怕得跑远，母亲才解释说这叫“沙虫”，它们平时躲在沙滩下面的洞

里，挖起来可费劲了。母亲一边把沙虫倒进盆子里清洗，一边还细数吃它的好处，说这种食材煮菜可好吃了。当时的我半信半疑，觉得这么丑的海鲜，怎么可能变成美味佳肴。

母亲见我不感兴趣，便不再多言，而是直接将沙虫开膛破肚，除去它们的内脏，再仔细清洗干净。没想到一番处理后，原本脏兮兮的沙虫变成粉白色，看起来还有几分晶莹剔透的感觉。之后母亲把一堆沙虫放进锅里，又加入鲜笋、文蛤一起慢炖，不久后，清水变成乳白色的浓汤，沙虫汤就算做好了。

母亲盛了一碗沙虫汤晾凉后，招呼我来尝味道。我不得拿起勺子，舀起一勺凑近嘴边，犹豫半天才闭上眼睛，张口快速把勺子里的汤和沙

虫吞进嘴里。没想到滋味并不奇怪，煮熟的沙虫口感爽脆，鲜甜可口，混着汤汁一起吃，味道不比鱼汤逊色。不过那时的我仍很抗拒吃沙虫，只喝了几口汤就把碗推开了，母亲见了还打趣说：“现在不好好珍惜，以后你想喝沙虫汤，可没那么容易咯。”

我当时听了这话，只当耳边风，心里不以为然，想着不就是海鲜吗，又不是什么稀罕物。没想到后来离开家去外地求学，真的少有机会再吃到沙虫做的菜。即使过年回老家，乡亲们也都忙着筹备过年的事，很少有人再出去挖沙虫。而母亲年纪渐大，手脚不太利索了，也鲜少下厨，我能吃到她做的沙虫汤的机会，少之又少。

今年去参加同学聚会，我点菜时发现菜单上有沙虫汤，赶紧下单了一份。等汤端上桌，我一看却大失所望，汤里的沙虫青灰

暗淡，样子就像晒干后再泡发的，一点都不新鲜。舀一勺汤入口，尝到的是一股腥味，跟过去家里做的压根不同。那一刻，我才领悟母亲说过的话，果然离开家后，再难寻到好吃的沙虫汤，因为汤里少了母亲赶海时的辛劳，少了慢火细炖的耐心，更没有儿时喝汤的志忑心境。

好不容易又碰上鲜活的沙虫，母亲当晚便动手煮了一锅沙虫汤。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抗拒，反而吃了一碗又一碗。母亲坐在一旁看着，眉眼弯成了月牙，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满满的笑意。她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语气里带着欣慰：“是这个味道吧？小时候你躲得老远，现在倒懂得品尝。”我点点头，喝着鲜美的汤，只觉得心里暖融融的，这碗汤里，装的哪里是沙虫，分明是家的味道。



一个小时的阳光

□徐龙宽

临近中午，看屋外的阳光正好，我对妻子说：“走，去外面晒晒太阳。”每年冬天，太阳对我家都格外慷慨，尤其是快到中午时，小区其他地方的光线被楼房遮挡了，唯独我家门楼前的空地上还有阳光洒落，一地金灿灿的光，犹如棉絮洒透，散发着暖烘烘的味道。

搬来凳子，坐在太阳下，暖意很快顺着衣领往身上钻。先是脖子感觉到微微的热，接着漫过脊背，晒一会儿，连额头都悄悄渗出一层汗。冬天的太阳，不像春阳的软、秋阳的燥，它带着点扎实的力道，无形中将积攒在体内的寒气都慢慢熨开了。此时的风也知趣，经常绕着身子打个转就掠过，只在耳尖留下些微凉意，也衬得阳光愈加暖和。这样的阳光，得候着、守着，要

不然，稍纵即逝。妻子坐在凳子上背对着阳光，阳光映衬下，我能清晰看见她的白发好像冬日早晨凝结成的霜花。记忆里上大学时初见，快步向我走来的她，头发乌黑如缎子一样亮，课间跟她结伴下楼，我还能闻到淡淡的洗发水清香。

时光过得太快，转眼间，三十个春秋就悄无声息地流淌过去。那个在阳光里走来的女孩，已经与我携手度过半生，我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踏上了自己的人生旅途。妻子的一头青丝，就这样在我未曾留意的岁月里，被风霜悄然浸染，变得这般花白。

这时，家里养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一颠一颠地跑过来，也不到处撒欢，就在凳子旁懒洋洋地趴着，跟我们一起晒太阳。妻子瞧见了，嘴角泛起一抹淡淡的笑意，随

后俯下身，伸手指尖轻轻地挠着小黄狗的下巴。小黄狗舒服得眯缝着眼，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我忽然觉得眼前的画面比任何风景都好看，不禁还吟诗一句：“黄犬搔痒趋暖日，晴光一落洒篱墙。”

隔壁邻居也拿着椅子过来晒太阳，几个人凑在一起聊起了家常。孙姐说孙子给她买的羽绒服码数太大，李叔说今年的白菜比去年便宜，还好吃。妻子时不时插两句嘴，阳光下不时传来欢快的笑声。我在旁边听着，手里的茶杯冒出热气，和阳光混在一起，暖得让人犯困。

不知不觉间，阳光渐渐被东面的楼栋遮挡，空地上的阴影变多了。抬手看看手表，也就过去一个小时。不过这段时间，

足够我们晒太阳、话家常、逗小黄狗和想心事了。有人说冬天的日照短，可我觉得正是短暂，才让每一缕阳光都显得格外珍贵。如同流水般的日子，看似平平淡淡，却因为有妻子相伴，对我来说就像一小时的阳光，暖得让人感到心安与幸福。

妻子起身拍了拍衣角，笑说：“明天出太阳的话，咱们还来晒晒。”我点点头，看着她搬着凳子进了屋，心中不禁感慨，生活从不是追着太阳跑，而是守着身边的人，把每一段短暂的暖，都酿成长久的甜。



快走与慢行

□吴昆

傍晚时分，我独自沿着河岸散步。天色微暗，路灯尚未全亮，行人三三两两，有的疾步如风，有的缓步徐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再像从前那样，每天仿佛身后有人追赶，又像前方有急事等着处理，现在的我已经习惯放慢前行的脚步，甚至愿意在一处长椅上坐上片刻，看水波轻漾，听鸣虫低语。

年少时，我总想着把生活的节奏调快，吃饭要速战速决，走路也要脚下生风，连说话都恨不得一口气讲完。那时的我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经常绕着身子打个转就掠过，只在耳尖留下些微凉意，也衬得阳光愈加暖和。这样的阳光，得候着、守着，要

前半小时等候，可到了目的地还是会来回踱步，心里焦灼不安。快，仿佛成为当时我对生活的默认设定。

人到中年，我渐渐发现“快”并非万能。有些事，越急越乱，有些人，越追越远。曾有一次，我为了赶一个项目的进度，连续熬夜数日，结果不仅做出来的方案漏洞百出，还因此病倒了。之后项目延期，我不得不放缓做事的节奏，没想到这个意外，反倒让自己在沉静中理清了思路，最终交出一份让大家满意的成果。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明白了原来慢不是懈怠和退缩，而是一种沉淀与蓄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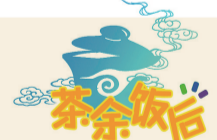
有人形容快走是青春的本能，是对未来的渴望。但反观慢行，其实也是岁月的馈赠，是对当下的珍重。快，可以让我们不错过机遇，慢，则能让我们不错过生活。人生路上，并非所有风景都适合疾驰而过。有些花开只在一瞬，若不驻足欣赏，就会错过那份惊艳。有些道理藏在沉默里，若不细思，便难以领悟。

当然，慢行不等于停滞。真正的智慧，在于懂得何时该快，何时该慢。面对紧急的事，自然要雷厉风行，不容迟疑。但面对复杂之局，则需沉心静气，徐徐图之。就像河流，遇峡谷则奔涌激荡，入平原则舒缓流

淌，快慢之间，自有其道。

如今我仍会快走，比如赶末班车、接放学的孩子。但我也学会如何慢行，比如陪父母聊天、读一本旧书。快与慢，对我来说，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生命节奏的自然切换。快，是为了抵达，慢，是为了感受。没有快，人生可能原地踏步，没有慢，人生则可能失去温度。

夜色渐浓，我继续前行，脚步不疾不徐。前方路还长，不必一味冲刺，也不必踟蹰不前。快走与慢行，皆是人生的姿态，唯有在快与慢之间找到平衡，方能既走得远，也走得稳，更走得从容。



没吃饱

小丽去面馆吃面，一碗下肚，没有吃饱。小丽不好意思再叫一碗，只得出去转一圈再回到面馆，重新叫了一碗面。

老板问：“姑娘，你没吃饱？”小丽立马否认：“刚走的那人是我妹，我们是双胞胎。”老板惊讶地说：“你们太像了，衣服上的油渍都一样。”

关心

通话中，父亲问儿子：“吃晚饭了吗？”儿子回答说：“月底没钱买菜，正啃馒头呢。”

父亲有些心疼地说：“光啃馒头怎么能行啊？”儿子听了心里暖暖的，正想问家里能不能接济一下，又听父亲说：“不能，只能啃馒头，记得多喝水，不然会噎着。”

掉螺丝

小孙子最近爱看有机机器人的动画片，还想象自己变成机器人，连动作都会模仿。这天，小孙子突然拿着一颗掉下来的乳牙，跑到奶奶面前，大声嚷嚷道：“快看，我身上的一颗‘螺丝’掉了。”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